

心路

蓝月亮

□范晓燕

星光灿烂的夜晚，三五朋友聚晚餐，小羨送我回家，到了楼下，因不舍那漫天银华，我俩便商量去郊外看星星。

我们一路向南，明亮的街灯次第闪过。“我小时候胆子小，”小羨一边开车一边说，“父母晚上去地里浇地时，我看看，枕头边放把剪刀，睡不着，透过窗户望外面看，月亮是蓝色的，满院蓝色月光，小树的枝丫丫都清清凉凉的。”

“蓝月亮！”我欢呼。

“哦——是蓝月亮吧，蓝白色的。”我太过激动，弄得小羨都有些犹疑了。

不，不是的。我被这样的表达击中，太让人上头了。蓝月亮，多美妙的月亮。一院蓝月光又该美成什么样？是五彩斑斓的蓝色精灵，振着翅膀扑簌簌地掠过吧，太妙了。

蓝蓝的月亮，也唤醒了我的月亮。儿时，乡下，寂静的冬夜，暖灯如豆，月亮就挂在院子的树梢上，月色如雪，一片莹白的世界。我站在院子里，看着月光下枣树的枝桠，周围很安静，没有一丝声响。我就这样看着，看着……

那夜的月亮，深深地镌刻在我心上，潺潺月光缓缓流进血脉。看到“在家外月亮总是在照着别人，院子里看到的月亮可像自己家人一样”的句子，会瞬间红了眼眶。

几年前，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，我有了枚黄月亮。那段日子工作和生活的压力都很大，身心俱疲。熬到下班，木然地穿过长廊，下楼梯，在车棚不经意地一瞥，竟看到，黄澄澄的圆月，在谁家二楼的窗边，伸手就能够着。我从不觉得月亮还可以这么近，“手可摘星辰”，总觉得是诗人浪漫的表达而已，但那一刻，我觉得月亮唾手可得了。它的颜色更让人痴迷，香甜柔软的蜜黄色，散发着和蛋糕店一样的温熟香味。

是礼物？还是恩赐？

我呆立在金色月光里。窗边的月儿是蜂蜜罐，我是自由的小熊，畅游在蜂蜜河，“(你)漂漂着，并吞下淌着蜂蜜的蜂巢，树屑，被压碎的蜜蜂……一种味道，由失去的一切构成，在其中，失去的一切又被找回。”(玛丽·奥利弗)

现在我又看见绝美的蓝色月亮。小羨的“蓝月亮”，是9又3/4站，穿过它，就能到达蓝色魔法世界，浪漫忧郁。纯粹的诗意。无限的梦境。无可企及的存在。

走了一小会儿，时间到了夜间10点16分，我依然在城市的包围中。明知道爱人会把小女儿照料得很好，但依然还是止不住担心。“要不下次再去郊外吧。”我说。小羨虽然嘴上没说，但我知道，她也一定挂念着家里的孩子。

我们商量后，掉头去了最近的公园，公园的彩灯还亮着，暗淡了星光，恰如岁月对我们的折损。但仍满心欢喜，那是两个被“自家的月光”加持着、护佑着的孩子，宿命般久别重逢的喜悦。

“江畔何年初见月？”小羨说。

“江月何年初照人？”我接。

我没说出口的是：谢谢你，让我也有一枚蓝月亮。

买年画

□王义和

腊月的风悄然唤醒沉睡的年意，也吹动人心深处那根久违的弦。每逢此时，我总踱步至年货集市，不为别的，只为寻那一抹鲜亮的色彩——年画。它不是简单的装饰，而是岁月深处的一声轻唤，是传统年俗里最温暖的底色，是故乡在记忆中投下的一道影。

年画摊设在集市最热闹处，挂满货架的年画在冬阳下熠熠生辉：红胜火，绿如蓝，金耀目，粉含情。风起，画纸轻翻，人物似舞，花鸟低语，整片摊位活像一个微缩的中国年。那色彩，浓烈得不讲道理，却直抵人心，像童年灶台上蒸腾的年糕，热气腾腾，真实可感。

摊主是位六旬老伯，头戴磨亮的棉帽，手揣棉袄袖筒，笑如福星。乡音洪亮：“来看看喽，武强年画、杨柳青，手工印的，保准喜庆吉利！”那声音，像一壶温在灶上的老酒，暖了寒风，也暖了人心。

俯身细看，年画里藏着整个中国年的魂。门神秦琼、尉迟恭，铠甲锃亮，怒目执鞭，威风凛凛，仿佛真能镇邪安宅；“连年有余”的胖娃娃，怀抱红鲤，坐于莲叶，笑得见牙不见眼，那笑容纯真饱满，像把春天揣进了怀里；“五谷丰登”“吉祥如意”“福禄寿三星”，每一幅都是写给岁月的家书，字字是祈愿，句句是平安。这些图案千年未改，却始终承载着农人最朴素的信仰——土地、收成、团圆。

我挑了一幅《迎春图》：孩童提灯舞龙，老人含笑观灯，爆竹纷飞，梅花绽放，连红灯笼都似在空中轻摇。画面热闹而有序，喜庆中透着温情，像极了记忆中围炉守岁的夜晚——祖母缝衣，父亲放炮，母亲端出热饺，一家人笑语盈盈。老伯见我中意，便笑道：“这可是老手艺，木板雕刻，手工套色，少一道工序，神气就没了。现在会的人少了，可年节里，还是有人惦记。”他眼神有光，像在守护一场即将消逝的仪式，也像在守护故乡的根脉。

回家后，我将年画郑重贴于客厅正墙。

如今，超市有精美装饰画，手机存电子春联，祝福五光十色，却总缺了那份温度。在我心中，那张手工木印的年画，始终不可替代。

买年画，买的不是画，更是一份年味，一种记忆，一段与祖先的温情对话。

挂面村“出圈”记

(报告文学)

□寇建斌

出属于西寇村的致富路。”张鹏说。

破局突围，废校舍变身挂面厂

“光有手艺不够，还得规模化发展。”张鹏深知，小作坊做不大挂面产业，而规模化的第一步，就是解决原料供应——好挂面，离不开好小麦。

2021年9月，张鹏牵头推行土地流转，鼓励村民将闲置土地交给村集体经济合作社集中经营，为挂面生产提供稳定原料。可政策一出，就遭到不少村民质疑，尤其是老一辈人，对土地感情深厚：“把地交出去，以后靠啥生活？”“合作社亏了，地不就白给人用了？”

面对顾虑，张鹏带领村“两委”逐户上门，坐在村民炕头耐心讲解政策，郑重承诺：“土地流转后，大家能拿稳定租金，有劳动力的可优先在合作社、挂面厂上班挣钱，合作社盈利后还会分红，绝对保证大家利益不受损。”

真诚打动了村民，2021年，西寇村成功流转土地240亩，全部种植优质冬小麦，为挂面生产提供稳定原料。合作社统一采购农资、组织生产，大幅降低成本、保证品质。

2022年麦收后，合作社迎来首次分红，村集体收入超10万元，村民每亩地年地租达1200元。实实在在的收益，让村民们更加坚定了跟着张鹏发展的信心。如今，土地流转规模已扩大至1000余亩，既保障了挂面原料，还少量种植中药材增加收入。

解决了原料问题，张鹏立刻筹备挂面厂。他看中村里闲置20多年的废弃学校，2022年5月，协调村集体投入资金，将其改建成占地3000平方米的手工抻条挂面厂，盘活了闲置资产。

“挂面厂刚建时条件艰苦，全靠老师傅手把手教。”张鹏回忆道。为保留传统技艺、实现标准化生产，2023年，他争取衔接资金50万元，搭建700平方米玻璃阳光晾晒房，引进低速石磨面粉机，修建了深1.5米的土坯洞子——这里冬暖夏凉，常年23℃左右，是醒发挂面的“天然恒温库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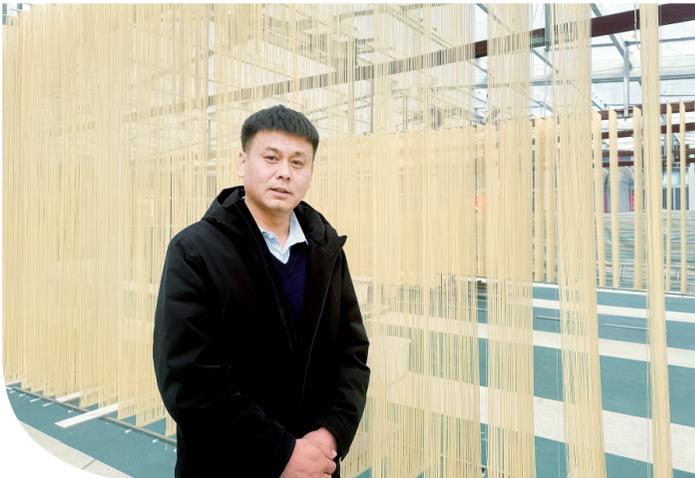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‘天然恒温库’是宝贝，‘上面筷’后的挂面要在这里醒发4小时以上，才能保证筋道口感，守住老祖宗的味道。”张鹏带着我们走进洞子，淡淡的麦香扑面而来，一排排挂着面条的竹篾整齐排列，静待醒发。

厂里的老师傅都是西寇村人，最小的65岁，最大的83岁，高计柱便是其中的佼佼者，做挂面已有40多年，最擅长“上面筷”这道核心工序。他双手轻搓面坯，快速以“8”字形绕在竹篾上，动作娴熟精准。“绕面要快准匀，得给面条上劲，才能保证粗细均匀、空心筋道，而且必须凌晨2时低温操作，这样才能锁住麦香、保证韧性，老规矩不能破。”

匠心赋能，细挂面“抻”出致富路

一根抻条挂面，要历经30多个小时、18道纯手工工序，每一步都藏着门道，没有两三年功底练不出来。和面要控温控量、力道均匀，醒面要把握好时间温度，开条、搓条、抻面、晾晒都有讲究。张鹏对每道工序严格把关，要求全程不添加任何添加剂，坚守匠心，只为做出最地道的西寇挂面。

“挂面原料是合作社自种的优质冬小麦，全程原生态种植，用有机肥施肥、生物药物防虫。”张鹏带着我们走进阳光晾晒



西寇村党支部书记张鹏。

场，暖阳下，数万根细挂面垂挂在竹竿上，泛着莹润光泽，勾勒出西寇村鲜活的年味图景，工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将醒发好的挂面上架晾晒。

包装车间里一派忙碌，村民李建敏和6名工友正麻利地将挂面分拣、装箱。“这是发往保定企业的997箱年货订单，必须下午装车，不能耽误。”李建敏笑着说，她以前在家照顾老人孩子，没有收入，挂面厂建成后，她来这里上班，每月挣4000多元，既能顾家又能增收，日子越过越有奔头。

“我们的挂面细能穿针，耐煮筋道。”张鹏满脸自豪，但他也清楚，好酒也怕巷子深，要让非遗挂面被更多人知晓，必须打开销路、打响品牌。

2022年，张鹏带领村集体注册“祁耿”商标，聘请专业人员改进包装，提升产品竞争力。同时，他抓住新媒体风口，与回村年轻人合作创建抖音账号，用短视频记录挂面制作工序、讲述非遗故事，自己亲自出镜代言，“挂面书记”的名号很快传遍四方，被越来越多网友熟知。

短短几个月，抖音账号发布作品超200条、播放量破千万，不少网友留言询问购买渠道。张鹏趁机将挂面入驻各大电商平台，开通直播带货，实现线上线下联动销售。“以前只能在附近集市卖，销量有限；现在订单源源不断，每天能发几十上百箱，销量比以前翻了好几倍。”张鹏言语间喜悦满满。

依托安国“药都”优势，张鹏主导将药食同源理念融入挂面手艺。2023年10月，他们联合中国农业大学研发出祁山药、乌梅等五种养生挂面。这种药膳新品契合大健康需求，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，打响“非遗+药膳”品牌，一经推出，广受欢迎。

2025年安国药交会上，药膳挂面得到张伯礼院士和许多前来参会的医药界同仁交口称赞。张鹏趁热打铁，举办挂面文化节、年货采购节，联合京津产学研游活动，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。

如今，西寇抻条挂面已成当地特色名片，深受消费者喜爱。2024年底，挂面销售额突破100万元、盈利超20万元，挂面厂累计为村集体增收30万元。马年春节前一个月，销售额就达10万元以上，订单爆满。新增35个稳定就业岗位，大多为留守妇女和老人，让他们实现了“守家、顾人、挣钱”的心愿。

中午，张鹏留我们吃挂面，热气腾腾的面条配上新鲜蔬菜，汤色清亮、麦香浓郁。

拜年记

□刘志中

随笔

不早便领着我们一拨拉小弟兄，挨家挨户拜遍刘氏宗亲。每到一户，他都教我们认清辈份，该如何称呼家中上岁数老人。那时，家家正门前都摆着方桌，数位前叠着层层高的枣馒头，有的还供着整个猪头，桌前也都铺着旧席片。当人们拱手作揖，争相下跪拜年时，主人连忙上前搀扶，笑着说：“来啦就好，没那么多礼节，别弄脏了你们新衣裳。”一边说一边拿一个盛着瓜子花生和糖果烟卷的小盘，招呼大家快点拿。在相互祝福和问候间，小院里荡起暖意融融的亲情，使家族延续的血脉流淌在每一个人的心里。

路上，大伯又对我们说：“过年拜年，不但使家族的人走得更近，平日若有隔阂矛盾，登门一拜，积攒的恩怨哈哈一笑全都抵消啦！”我听后暗暗感叹，原来这寻常拜年竟藏着这般朴素又深厚的道理。

随着我逐渐长大，村里拜年的习俗越来越浓厚。领头的族长从大伯那一辈，已换成族里德高望重的年轻人，拜年的气氛不但更加高涨，远近当家逐步结成愈发庞大的拜年队伍，而且拜年的范围也越来越大。各家族男女分班，拜了同性家族，近

乡邻也都要拜到。由于人多，往往这班人还没从院里出来，另一班人又跟进过来，院里挤得满满当当，拜年声高如潮涌，真正院头的少了，热闹劲儿却更胜从前。那些等着拜年的老人，都穿着儿女买的节日盛装，一个个满面春风，恰似年画里安享幸福的长者。

记得那几年，我们大家族里数杈林奶奶岁数大，走在最前头的材老弟大声地喊着：“奶奶快张包，后边快跟上，一二三，给奶奶拜年啦！”可话音刚落，人早已直起腰来。杈林奶奶假装生气，吭地给他一小拳头：“数你小子滑抹吊嘴，我看看你给奶奶磕一个！”材老弟嘿嘿一笑：“谁让你拉我那么快，不然我准给你磕一个能听见声儿响的大头！”后面人哄地一下大笑起来。这老小一闹，过年的气氛更显得亲热起来。

天渐渐透亮，看吧，全村大街小巷人头攒动，好像男女老少的集体大亮相，一拨又一拨的拜年队伍，汇成流动的热潮，在族长的带领下，浩浩荡荡，如出征一般意气风发。人人脸上愉悦兴奋，比平日更显和善亲近。领头的族长，步履沉稳，目光威严。熙熙攘攘人群相遇，无论熟识与否，皆拱手抱拳齐唤一声：过年好！

若是年前刚落过一场大雪，村庄便更添景致：农屋门楣上鲜艳夺目的红春联；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；街巷上空飘荡着一排排翠绿吊挂；叽叽喳喳，喜气盈盈的大姑娘新媳妇身穿着花朵一样的新衣服；老舍屋顶伸出来的苍劲枝桠还裹着一层未融的薄雪，似敷着淡淡的银粉。这时，村东边一轮浑圆橘红的朝阳，也在新年里细细梳妆，温柔含笑地徐徐升起，将千万道金缕似的晨光，轻轻洒向人声鼎沸的村庄。刹那间，整个村庄宛如戏台骤然亮起满堂华灯，天光雪色、人间红装，相映相融，宛如被丹青妙手晕染成一幅气韵生动的新春大拜年长卷。

我随着拜年的队伍，从清晨五点一直走到九点，村北面集市街、小后街，几乎走遍。和旁人一样，我口中呵着白气，周身暖意融融。回到家中坐在炕沿，虽有几分奔波疲累，但心里有一种抖落俗尘、欢喜如初的轻盈。我未曾细究典籍来历，却由衷叹服中华先民留下的大拜年这一重要礼节——它不只是一场仪式，更是情感的传递，心意的相逢，是维系家族和睦与邻里温情的纽带。

猛然间想起，干老干娘，挚友双亲，两位忘年交，还未曾登门拜年。当即起身，从屋里推出那辆二八自行车，又向村内驶去，零星的鞭炮声在耳边响起，车轮碾过村路，新年的欢喜与祝福，也一路向前蔓延。

每当时光的脚步迈进春节的门槛时，我脑子里总会勾起昔日家乡过大年，人们相互拜年，就像赶大集一样，热闹异常，把整个村子都变成了喧嚣热闹的热河。

那时，没有电视看春晚。一家人吃过除夕年夜饭后，为了守岁，我就来到奶奶的屋里，继续听奶奶讲了多久遍她年幼时在村里跑花灯的往事。听着听着，我便迷迷糊糊打起盹来。倏然，不知哪个邻家鞭炮咣咣的鞭炮声儿，一下子把我惊醒。紧接着，连锁反应一般，整个村子的鞭炮声响起一片，震得我耳朵嗡嗡直响。奶奶轻声唤我：“这是新旧交替，我又老一岁，你又长一岁，再过会儿就该吃五更饺子拜大年啦！”

我回屋躺下，外面的鞭炮声儿嗡嗡隆隆显得劲头小了些。可刚眯缝着，又是一股惊天动地的鞭炮声儿把我惊醒。隔墙听见母亲在厨房里拉风箱的声响，正忙着煮五更饺子。我心里一下慌起来，赶忙起身洗脸换上新衣。当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来，一碗饺子还没吃完，就听得外面响起了拜年声儿。我把饭碗一搁，先给母亲工工整整磕一个响头。又匆匆到东屋，仍是充满仪式感地给奶奶、大伯、大娘依次行礼拜年。等奶奶把早已准备好的大块钱塞进我衣兜，我们没出三服的兄弟姐妹也一窝蜂般涌进来，高高兴兴地给长辈们拜年问好。

大伯是我们一家子家的族长，见天色